

【文献研究】

《降魔变文》校注商补*

俞晓红, 詹绪左
(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, 安徽 芜湖 241003)

关键词: 《降魔变文》; 校注; 商补
摘 要: 就诸家对《降魔变文》的 62 则校释提出了商补性意见。
中图分类号: K870.6; G256.3 文献标志码: A 文章编号: 1001-2435(2010)01-0111-07
Supplementary Notes to Xiangmobianwen
YU Xiao-hong, ZHAN Xu-zuo (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, Anhui Normal University, Wuhu Anhui 241003, China)
Key words: Xiangmobianwen; notes; supplementary
Abstract: Put forward supplementary notes concerning 62 notes by other academics.

《降魔变文》是敦煌变文中的代表作之一, 自胡适、王重民等学者而下, 历来颇受重视。《敦煌变文集》、《敦煌变文校注》、《敦煌变文选注》(增订本)等对其作了极有价值的校理和疏释。黄征的《〈降魔变文〉新校》一文, 又对《校注》多有匡补。笔者在此提出一些商补性意见, “商”其注而未确者, “补”其校而未善、未尽者。所“补”者或据原卷, 或据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(即 S. 1032、S. 5649、P. x2510、BD09145 四个写本), 计 62 则。行文中诸家著述后的数字表明该句在该书中所在的页码、行数, 以便覆案。录文均用简体, 特殊情况则出以繁体。

(1) 故得子称“希有”, 佛赞“善哉”。《校注》552/5;《选注》637/7;《变文集》361/5)
“故得”句,《校注》(568/24—569/1—3):
“子: 当指法王, 亦即佛……‘希有’指‘希有人’, 为佛称赞奉持佛法者之称。”

今按: 此释恐未确。“子”与下句“佛”对举, 显指“佛子”, 亦即佛的信徒。“希有”则是对“佛”的赞语。佛典中佛有“希有大法王”之称, 又说佛有“四种希有”, 即“时希有”(指佛

之出世, 非旷世所常有)、“处希有”(指三千世界中, 佛不出现于他处, 唯降生于迦毗罗城)、“德希有”(指佛具无量之福德智慧, 无人能比)、“事希有”(指佛一代所作, 系以佛法普利众生, 故为希有殊胜之事)。

(2) 遂乃广开玄关, 大开义藏; 闻经者使四心不倒, 五眼晶晖, 四果咸 []。 (《校注》552/5—6;《选注》637/7—8;《变文集》361/6)
“四果”句,《校注》(569/6): “‘咸’下当脱一字。”《选注》(增订本)(646/2): “‘咸’下疑脱一字。”“遣”字遂属下句。

今按: 此校、点皆未确。细核原卷, “咸”后并无残损, “脱一字”云云, 恐难成立。“咸遣”二字, 亦不当割裂。《止观辅行传弘决》卷三之二: “诸非咸遣, 故总云百。”即其例。该句《变文集》录作“四果咸遣”, 确。

(3) 伏惟我大唐汉圣主开元天宝圣文神武应道皇帝陛下, 化越千古, 声超百王; 文该五典之精微, 武折九夷之肝胆。 (《校注》552/10—11;《选注》638/4—5;《变文集》361/12—13)

今按: “伏惟”句“汉”字后, 原卷实有“朝”字, 诸本均脱漏。“大唐汉朝圣主开元天宝

收稿日期: 2009-04-28
基金项目: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项目“唐五代白话小说辑释”
作者简介: 俞晓红(1962-), 女, 安徽歙县人, 教授, 文学博士, 古籍所所长; 詹绪左(1958-), 男, 安徽芜湖人, 教授, 文学博士。

圣文神武应道皇帝”系指唐玄宗的尊号。

(4) 或以探寻儒道, 尽性穷原; 注解释宗, 勾深致远。(《校注》552/12;《选注》638/6—7;《变文集》362/1)

“勾深”句,《校注》(569/22—23):“勾深致远,原录作‘句深相远’。项楚校:‘“句”同“钩”,“相”当作“致”。《易·系辞上》:“探赜索隐,钩深致远。”孔颖达疏:“物在深处,能钩取之;物在远方,能招致之。”’按:‘句’即‘勾’。”

今按:“相”与“致”字形悬殊,无由致误。原卷实不误。“句”即上文“比四句而全轻”之“句”,“相”即上文“诸相非相”的“相”,均为佛教术语,该句是说把佛教的教义阐释得很深透。

(5) 圣恩与海泉俱涌,天阙与日月齐明; (《校注》552/12—13;《选注》638/7;《变文集》362/1)

“天阙”句,《校注》(569/24):“阙,原录作‘開(开)’。项楚校:‘“開(开)”疑当作“阙”。’此据改。”

今按:原卷“天开”不误。《续高僧传》卷十二《唐京师大总持寺释宝袭传》:“天开光耀,日当正午。”《方等三昧行法》:“天开日现,一切光明。”《彰所知论》卷下:“盛矣优昙瑞世,天开玉历之期;像教中兴,时际金轮之治。”均其例。

(6) 然今题首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者,“金刚”以坚锐为喻,“般若”以智慧为称,“波罗”彼岸;“到”弘名“蜜多”,“经”则贯穿为义。善政之仪,故号“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”。(《校注》552/14—15;《选注》638/8—11;《变文集》362/2—4)

“弘名”句,《校注》(570/5):“‘弘’字疑为‘则’之误。”

今按:此校恐未确。《西方合论》卷八:“故知筌蹄不空,鱼兔斯得。称斯弘名,生实净土,何得言虚?”即用“弘名”例。这两句原卷实作“波罗彼岸弘名蜜多”,“彼岸”当乙作“彼岸到”,“到”字当属下。《变文集》录作“‘波罗’彼岸到,弘名‘蜜多经’”,标点未确。《校注》于“岸”字后着分号,似未妥。《选注》(增订本)“到”(“蜜多”的意译)字未着引号,也未善。

(7) 辅国贤相,厥号须达多,善几策于胸衿,洞时机于即代。(《校注》553/1—2)

句中“即代”,《校注》(570/9):“似应读作‘积代’,谓时间之久。”

今按:此释恐未确。“即代”实即“当代”。《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卷九:“则市朝大隐,不独贵于前贤;见闻弘益,更可珍于即代。”《汾阳无德禅师语录》卷上:“即代不乏贤,时不掩德;不乏贤而贤高,不掩德而德盛。”即其例。

(8) 行李之间,偶值阿难乞食,生平未见,惊愕异常。(《校注》553/6;《选注》653/13—14;《变文集》362/14)

今按:句中“生平”二字,原卷实作“生年”,诸本录字未确。“生年”指有生以来。唐李白《行行且游猎篇》:“边城儿,生年不读一字书,但将游猎夸轻馊。”是其例。

(9) 风范清规,古今迥绝。(《校注》553/13;《选注》654/10;《变文集》363/6)

“风范”句,《校注》(570/23):“下‘范’字原录車旁着‘範’字,亦俗字。”

今按:核原卷,该字“車”旁着简体“范”字,“原录”不误。《校注》前一“范”当录作繁体“範”,后一“範”字应录作简体“范”。“范”的这一俗写形式较为少见,《敦煌俗字典》“范”字条(108)未收此形,似当据补。

(10) 未述心曲之情,见叙寒温之境。(《校注》553/14;《选注》654/11;《变文集》363/7)

“未述”句,《选注》(增订本)(659/5)释云:“心曲:内心之事。”

今按:“心曲”确可指“内心之事”,如南朝梁刘勰《文心雕龙·章表》:“原夫章表之为用也,所以对扬王庭,昭明心曲。”即其例。但此处却指内心深处。《诗·秦风·小戎》:“在其板屋,乱我心曲。”郑玄笺:“心曲,心之委曲也。”朱熹集传:“心曲,心中委曲之处也。”晋葛洪《抱朴子·论仙》:“百忧攻其心曲,众难萃其门庭。”宋周邦彦《满江红》词:“无限事,萦心曲。”何启、胡礼垣《新政论议》:“为父母者孰不欲知其子之心曲隐微,而置其子于安乐得所。”皆其例。

“见叙”句,《选注》(增订本)(659/6—8):“原文‘见’应是‘先’字形误……原文‘之境’应是‘了竟’之误。”

今按:原卷不误。“见”即“现”,乃“现

时”之义;“之境”与“之情”对举,“境”指境况而言。《论第一卷本文抄五目次》:“宗轮论中,现叙彼等同计我故。”即用“现叙”例。

(11) 长者见其早起,寝寐不安,(《校注》553/15;《选注》659/12;《变文集》363/9)

《选注》(增订本)(661/10):“原文‘长者’据文意应为‘须达’之误。”并校改为“须达”。

今按:此校恐未确。“长者”在佛典中指富豪或年高德劭者,这里即指须达。下文“护弥报言长者”、“长者闻佛德能”、“长者奔车骤驾”等,所指皆同。

(12) 因何大小匆忙,严丽铺置?(《校注》553/16—17;《选注》659/13;《变文集》363/10)

句中“严丽”,《选注》(增订本)(662/2—3)释为“装饰华丽”。

今按:此释未尽确。释“严”为“装饰”,则与“铺置”(犹布置)义复。“严丽”当是形容词,义为“庄严华丽”。《后汉书·方术传下·费长房》:“唯见玉堂严丽,旨酒甘肴,盈衍其中。”唐玄奘《大唐西域记·旃伽河伽蓝》:“临旃伽河有三伽蓝,同垣异门,佛像严丽,僧徒肃穆。”即其例。

(13) 勒轡回车,行至城北,又见一园,林木滋茂。《校注》554/15;《选注》665/11;《变文集》365/2)

句中的“轡”,《变文集》校作“鞭”,《选注》(增订本)校改为“繮”。

今按:原卷实为“轡”字的俗写,下文“耸轡途呈(程)来至此”,“轡”亦为俗写体,与此形相近。《敦煌俗字典》“轡”字条(302)即录此例、此形,可参。

(14) 佛与此地无缘?为复多生业障?(《校注》554/17;《选注》665/13;《变文集》365/4)

今按:“业障”的“业”,原卷实作“葉(叶)”,通“業(业)”,敦煌写卷中二字常无别。诸本录形均未确。

又,该句为选择问,《变文集》、《选注》(增订本)标点作:“佛与此地无缘,为复多生业障。”亦未确。

(15) 长者见兹园圃,深叶(愜)胸怀。(《校注》554/20;《选注》666/3—4;《变文集》365/7—8)

“深叶”句,《校注》(572/11):“叶,通

‘愜’。”

今按:“叶”实为“协”字的另一书写形式,故古书中屡见相代之例。《周礼·春官·大史》:“与群执事,读礼书而协事。”汉郑玄注:“故书协作叶。杜子春云:‘叶,协也。书亦或为协。’”唐韩愈《赴江陵途中,寄赠王二十补阙、李十一拾遣、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》:“协心辅齐圣,致理同毛轡。”“协”一作“叶”。皆可为证。《选注》(增订本)该条(671/5)注云:“叶:通‘协’,愜合。”其释义是,惟“通”宜改为“同”。

(16) 忽见宝树数千株,花开异色无般当。(《校注》555/6;《选注》666/15;《变文集》365/2)

“忽见”句,《校注》(572/16):“株,原录作‘林’。项楚校:‘“林”字为“株”字形讹。’此据改。”

今按:原卷“林”字不误。《佛光国师语录》卷一:“冻合千林万木僵,饥荒老鼠啮生姜。”又卷八:“五叶知何在,千林果木香。”《月坡禅师住常陆州岱宗山天德禅寺语录》卷之二《荐须中庸侍者拈香》:“雨霁黄梅天似洗,烟笼杉树碧千林。”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七《象田梵卿禅师》:“南北行人归不归,千林万林鸣杜宇。”均用“千林”之例。

(17) 已(以)礼投探看了,求之可得已不?(《校注》555/16—17;《选注》668/4;《变文集》367/5)

“以礼”句,《校注》(572/20):“投,原录作‘拔’而校作‘投’,兹从之。”

今按:原卷“拔”字不误。“拔探”也称“探拔”,谓试探、勘验。《佛果圆悟禅师碧岩录》卷一第九则:“汾阳十八问中,此问谓之验主问,亦谓之探拔问。”《槐安国语》卷六:“评曰:大凡问有多种。呈解探拔,察辨验主也。”《万松老人评唱天童觉和尚颂古从容庵录》卷二第二二则:“洞山知岩头不受探拔,不受点罚。”均其例。

又,句中“看了”,原卷实作“看看”(后一字为“看”字的重文符号)。诸本录字未确。下文有“依实向我说看看”、“大决看看”、“更试一回看看”等,“看看”均表试探语气。

(18) 卿是辅国重臣,每吾君之所有;因何勿务,非时忽见寡人?(《校注》555/18—19;

《选注》673/5;《变文集》367/7)

《选注》(增订本)(674/12):“每吾君之所有:此句疑有脱误。”

今按:此句并无脱误。句中“有”,乃“亲近”之义。《书·秦誓》:“番番良士,旅力既愆,我尚有之。”王引之《经义述闻·尚书下》引王念孙曰:“有之,谓亲之也。古者谓相亲曰‘有’。”《荀子·正论》:“不应不动,则上下无以相有也。”梁启雄释引杨树达曰:“有,谓亲爱也。”敦煌本《韩擒虎话本》:“会昌既临朝之日,不有三宝,毁圻迦蓝,感得海内僧尼,尽总还俗回避。”皆其例。

(19)臣昨日因行,偶至太子园所,遥见妖灾竞起,怪鸟群鸣。(《校注》555/19—20;《选注》673/6—7;《变文集》367/8)

今按:“怪鸟”二字,原卷实作“怪乌”。诸本录字未确。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》卷十四:“我今眼目瞶,怪乌作怪声。”是其例。

又,下文:“鸟鹊巢顶,养子得成。”句中的“鸟”,原卷亦作“乌”。诸本皆误录。“鸟鹊巢顶”、“鸟鹊巢肩”之类的说法佛经中习见。《本如实性禅师景川和尚语录》卷上:“吾大觉世尊弃金轮宝位,入雪山端坐六年,芦芽穿膝,乌鹊巢肩。”即其例。

(20)峻岭高岑总安致(置),恰恰遍布不容针。(《校注》557/15;《选注》687/3;《变文集》370/14)

今按:“峻岭”的“岭”,原卷实作“领”。诸本录字未确。“领”即“嶺(岭)”的古字。《汉书·严助传》:“輿轿而踰领,挖舟而入水。”颜师古注引项昭曰:“领,山领也。”《祖堂集》卷十三《福先招庆和尚》:“问:‘昔日觉城东际,象王回旋,今日闽领南方,如何提接?’”例中的“领”,《景德传灯录》卷二十二《泉州招庆院省僊净修大师》章即作“岭”。景宋宝佑本《五灯会元》卷十三《金峰从志禅师》:“师问:‘飞猿领那边何不吐却?’”例中的“领”,清龙藏本、日本卍续藏经本均作“岭”。皆其例。

又,句中“恰恰”一词,原卷实作“洽洽”(密集貌)。诸本录字也未确。

(21)构扇君臣,离间父子。(《校注》556/7;《选注》674/5;《变文集》368/2—3)

今按:句中“父子”,原卷实作“子父”,诸本皆误录。

(22)隐其天像,化身作一老人。髭鬓鹄白,手策弱杖,直冲太子马前,抗声唤言,向前且住。(《校注》556/10—11;《选注》677/11—12;《变文集》368/7)

今按:“鹄白”一词,出自《庄子·天运》:“夫鹄不日浴而白,乌不日黔而黑。”后以“鹄白”形容洁白。《选注》(增订本)(680/7—10)引此例,谓出《老子》,误。

(23)敢向佛边恻惜!《校注》557/18;《选注》687/8;《变文集》371/2—3)

黄征《〈降魔变文〉新校》云:“恻字《敦煌变文集》录作‘怪’,未确。原卷实作‘吝’,同‘恻’。”

今按:核原卷,实为“恻”字的俗写。成96《目连变文》:“母生慳恻之心,不肯设斋布施。”句中“恻”即作此形。此形《敦煌俗字典》“恻”字条(248)已列,可参。该句《选注》(增订本)录作“吝”,与原卷也未合。

(24)琴箏悬在四隅头,风吹万道声聊量(嘹亮)。(《校注》558/13;《选注》692/14;《变文集》372/10)

黄征《〈降魔变文〉新校》:“按:前句原卷作‘琴箏悬在四隅’,《敦煌变文集》校‘隅’为‘隅’,又臆补‘头’字而未加说明。其实脱文究竟在何处很难确定。”

今按:细核原卷,该句实作“琴箏悬在四隅头”,《变文集》以及《校注》、《选注》(增订本)校、录均不误,“臆补”云云则未确。

又,下句“聊量”,义即“嘹亮”,联绵字义存于声,不烦校改。

(25)既尧桀不卓(斫),为扬俭素之名;(《校注》558/17;《选注》697/3;《变文集》373/1)

今按:句中的“既”,原卷实作“雖”。《变文集》、《校注》录字未确,《选注》(增订本)已据原卷改。

(26)叨居相国之荣,虚食万锺之禄。(《校注》559/13;《选注》702/7—8;《变文集》374/11)

《校注》(577/2):“锺,原录作‘鐘’而校作‘锺’。按:丙卷作‘锺’。敦煌写本二字不分。”

今按:细核原卷,实作“锺”字。

(27)君王不朝父母拜,轻凌尊贵敬愚人。

(《校注》559/18;《选注》702/15;《变文集》375/2)

今按:“轻凌”的“凌”,原卷实作“陵”,诸本录文未确。

(28)和尚且审聪采,不须忽忽。(《校注》560/4;《选注》707/5;《变文集》375/14)

《校注》(577/16):“聪,疑当作‘听’,‘听采’谓听取,采纳。”《选注》(增订本)(709/12):“原文‘聪’当作‘听’。听采:听取。”

今按:句中的“聪”,原卷实作“听(聽)”。又,句中“忽忽”,原卷实写作“忿忿”,义指焦急,急迫。

(29)瞿昙何如朕六师?择善而行应好事。(《校注》560/6)

今按:“瞿昙”的“昙”,《校注》误录为“雲”。“瞿昙”是释迦牟尼的姓,亦作为佛的代称,句中与“六师”外道相对。本篇“瞿昙”多见,他处均作“瞿昙”,此处“昙”作“雲”,盖偶疏。

(30)忽(或)然分寸差殊,手下身当依法!(《校注》560/16;《选注》708/11;《变文集》377/1)

《校注》(578/4):“忽然:或然。‘忽’通‘或’。”

今按:“忽”有“或”义,实不烦校改(《选注》(增订本)、《变文集》即未加校改)。唐刘恂《岭表录异》卷中:“彼中居人,忽有养鹅鸭,常于屎中见麸金片。”晁载之《续谈助》卷四引南朝梁殷芸《小说》:“帝尝在后前,乃曰:‘阿舅何为云人作贼,辄杀之?人忽言阿舅作贼,当复云何?’”均其例。又,下文有“者回忽若得强”,“忽若”与“忽然”义同(均指如果,倘若),《校注》未作校改,是。

(31)母号摩耶,处[□](五)天之绝世。(《校注》560/18;《选注》708/13—14;《变文集》377/4)

黄征《〈降魔变文〉新校》云:“按:下句《敦煌变文集》录作‘处天[□]之练世’,而《敦煌变文校注》颠倒缺文至前。今按原卷‘天’字下实有一字的空白,故不应加补脱号[]。似可补‘竺’。”

今按:此校可采,惟“练世”乃“绝世”之误。

(32)从生至死,从死复生;(《校注》560/

18—19;《选注》708/14;《变文集》377/5)

今按:“从生”句,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从生复死”。

(33)无所不曆(历),无所不经。(《校注》560/19;《选注》708/15;《变文集》377/5)

今按:句中“曆”,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正作“历”。

(34)二十未滿,腾越宫城。(《校注》560/19—20;《选注》708/15;709/1;《变文集》377/6)

今按:句中“二十”,原卷实作“廿”。

(35)菩提树下,不染俗情。(《校注》560/20;《选注》709/1;《变文集》377/6)

今按:句中“菩提树”,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道王树”,义同。据佛典载释尊曾于此树下证得无上正觉。

(36)勤苦累岁,瘦损其形。(《校注》560/20;《选注》709/1;《变文集》377/6—7)

今按:该句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苦行六载,损瘦其形”。

(37)头如蓬窠,项似针钉,肋如朽屋之椽,眼如井底之星。(《校注》560/20—21;《选注》709/2;《变文集》377/7)

今按:句中“项”,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顶”,作“项”义长。又“朽屋”,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腐屋”。

(38)身体羸劣,状饿鬼形。(《校注》560/21;《选注》709/2—3;《变文集》377/8)

今按:该句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形体羸劣,似鬼之形”。

(39)胸题万字,了了分明。(《校注》561/1;《选注》709/3;《变文集》377/8)

今按:句中“题”,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前”。

(40)广长舌相,额广能平,师子王臆,毛螺旋生。(《校注》561/1;《选注》709/3—4;《变文集》377/8—9)

今按:句中“能”,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然”,二者义同,均指“如此”。

“臆”,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颊”。

“螺”,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蠡”,亦即“螺”字。“毛螺旋生”是佛的“三十二相”之一,也称“毛上向相”、“毛上旋相”、“身毛右旋相”,即佛一切毛发,由头至足皆右旋,其色

紺青、柔润。“毛螺旋生”即言其体毛向右旋生、其色紺青如“螺”。

(41) 如来涅而不死，盘而不生；（《校注》561/1；《选注》709/4；《变文集》377/9）

今按：该句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如来盘而不死，涅而不生”。

(42) 搅之不浊，澄之即清；（《校注》561/1；《选注》709/4—5；《变文集》377/9）

今按：“澄之即清”，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澄之不清”。

(43) 幽之不暗，暗之即明；（《校注》561/1—2；《选注》709/5；《变文集》377/9）

今按：该句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幽复不暗，显复不明”。

(44) 视之不睹其体，听之不闻其声；（《校注》561/2；《选注》709/5；《变文集》377/9—10）

今按：句中“睹”，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见”。

(45) 高而不危，下而不顷（倾）；（《校注》561/2；《选注》709/5—6；《变文集》377/10）

今按：句中“不顷（倾）”，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不平”。

(46) 变江海而成苏酪，化大地为瑠璃水精。（《校注》561/2；《选注》709/6；《变文集》377/10）

今按：该句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嚩海变成苏酪，指地瑠璃水精”。

(47) 拈须弥山，即知斤两；斫四海，变成干坑。（《校注》561/2—3；《选注》709/6；《变文集》377/10—11）

今按：该句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捻山即知斤两，豁海总作空坑”。“拈”、“捻”义同，“干坑”、“空坑”义亦同。

(48) 合眼万里，开眼即停。（《校注》561/3；《选注》709/7；《变文集》377/11）

今按：该句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睑眼即万里，开眼即停”。

(49) 现大身，周遍世界；或现小身，微尘之内藏形。（《校注》561/3；《选注》709/7；《变文集》377/11—12）

“微尘”句，《校注》（578/11）：“微，原录作‘微’而校作‘微’，此径改。”

今按：原卷实作“微”的俗字，卷中“微”

字多见，均作此形。此形《敦煌俗字典》“微”字条（421—422）已收。又，这几句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大身弥轮八极，罌塞空庭；小则针穴走马，尘里藏形”。

(50) 如来将刀斫不恨恨，涂药着不該該，拾得物不欢喜，失却物不悲啼。（《校注》561/3—4；《选注》709/7—8；《变文集》377/12）

今按：“涂药”句，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附药疗不治治”。“治治”乃“哈哈”形讹，义同“該該”，喜笑貌。

“失却物”，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失物却”。

(51) 大众里不觉闹，独自坐不恹恹。（《校注》561/4；《选注》709/8；《变文集》377/12—13）

今按：该句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大众不乐乐。独自不恹恹”。“恹恹”，当作“恹恹”，同“悽悽”，冷清貌。

(52) 分身百亿，处处过斋。（《校注》561/5；《选注》709/9；《变文集》377/13）

今按：“过斋”，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赴斋”，二者义同。

(53) 一名悉达，二号如来。（《校注》561/5；《选注》709/9；《变文集》377/13）

今按：句中“号”，敦煌本《佛说如来成道经》作“名”，二者义同。

(54) 构之虚诞，不如验之取实。（《校注》561/15；《选注》716/5—6；《变文集》378/7）

今按：句中的“构”，原卷实作“搆”，《校注》径改为“構（构）”，似未妥。“搆”谓虚构，捏造。《汉书·淮南厉王刘长传》：“故辟阳侯孙审卿善丞相公孙弘，怨淮南厉王杀其大父，阴求淮南事而搆之于弘。”唐白居易《读史》诗之四：“巧言搆人罪，至死人不疑。”是其例。

(55) 黄金百练，光色转更晖盈；（《校注》561/15—16；《选注》716/6；《变文集》378/7—8）

今按：句中的“练”，指熔炼。《列子·汤问》：“故昔者女娲氏练五色石以补其阙。”杨伯峻集释引秦恩德曰：“练，古炼字。”《选注》（增订本）径改为“炼”，似未妥。下文有“百练黄金比木末”，《选注》（增订本）（716/13）：“原文‘练’当作‘炼’。”亦未善。

(56) 我今凡夫智浅，未恻（测）圣之高低，

幸愿慈悲,进退希垂委实! (《校注》562/1—2;《选注》719/4;《变文集》378/14—15)

今按:句中的“低”,原卷实作“位”,诸本录形未确。

(57) 国王躬驾监其能,百揆参详辨得失。(《校注》562/4;《选注》719/8;《变文集》379/2)

黄征《〈降魔变文〉新校》:“按:‘辨’字原卷作‘办(辦)’,形误字,但不应径改。”

今按:此校确,但“形误字”云云,则未尽确。“辨”与“办(辦)”实为古今字。清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·刀部》:“辨,辨从刀,俗作辨……故辨别、幹辨无二义,亦无二形二音也。”

下文:“故知真金滥鍮,目验分析;龙蛇浑杂,方辨其能。”句中的“辨”,原卷亦作“办(辦)”,诸本录形亦未确。

(58) 希大圣之威加备(被)之处,若为:(《校注》563/3;《选注》727/2;《变文集》380/16—17)

今按:句中的“备”,诸本校改为“被”,实不必改。“加备”,义同“加被”,指诸佛如来以慈悲心加护众生。《大方广菩萨藏文殊师利根本仪轨经》卷六:“持诵者知是吉祥感应,必得诸佛菩萨降临加备。”《摩醯首罗大自在天王神通化生伎艺天女念诵法》:“至心诵持,天女现前,种种加备。”即其例。

(59) 钦岑碧玉,崔嵬白银,顶侵天汉,丛竹芳新。(《校注》564/1;《选注》734/6;《变文集》382/13)

“钦岑”句,《选注》(增订本)(737/10—11):“‘钦’当作‘嵌’。”

今按:“钦岑”乃连绵词(义为“高峻貌”),实不烦校改。该词形《汉语大词典》已收,所引正是《降魔变文》例。又,古有“钦崆”(山高貌)一词,《文选·张衡〈思立赋〉》:“嘉曾氏之《归耕》兮,慕历阪之钦崆。”亦写作“钦”。

(60) 帝王惊叹,官庶忙然。(《校注》564/18—19;《选注》739/14;《变文集》384/4)

句中“忙然”,《选注》(增订本)校改为“茫然”

今按:此校改未确。“忙然”一词,原卷实

作“忙然”,谓惊惶失措之貌。《字汇·心部》:“忙,失据貌。”下文:“舍利座上不惊忙,都缘智慧甚难量。”句中的“忙”,原卷亦写作“忙”。

(61) 六师忿怒在王前,化出水牛甚可怜。(《校注》564/20;《选注》740/2;《变文集》384/5)

“可怜”一词,《校注》(583/16)、《选注》(增订本)(741/9)均释为“可爱”。

今按:此释似未确。因下文有:“直入场中惊四众,磨角掘地喊连天。”既云“惊四众”,又曰“喊连天”,显非“可爱”之义。此处“可怜”当指“可怪”或“可叹”。唐杜甫《解闷》诗之十一:“翠瓜碧李沉玉甃,赤梨蒲萄寒露成。可怜先不异枝蔓,此物娟娟长远生。”即其例。

(62) 舍利弗道力不思议,神通变现甚希奇。(《校注》566/21;《选注》754/11;《变文集》388/5)

《校注》(588/17):“不思议:‘不可思议’之省,言不可估量也。此语佛经中习见。”

今按:此释未尽确。本卷“不思议”多见,皆为“不可思议”的略语,但佛家是用以指思维和言语所不能达到的微妙境界,亦即“难思难议”之义,与“不可估量”并非一回事。《维摩诘经·不思议品》:“诸佛菩萨有解脱名不可思议。”慧远义记:“不思据心,不议就口,解脱真德,妙在情妄心言不及,是故名为不可思议。”

参考文献:

- [1] 王重民,等.敦煌变文集[M]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4.
- [2] 黄征,张涌泉.敦煌变文校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7.
- [3] 项楚.敦煌变文选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6.
- [4] 黄征.敦煌俗字典[Z].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2005.
- [5] 黄征.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[M].兰州:甘肃教育出版社,2002.
- [6] 黄征.《降魔变文》新校[M]//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.兰州:甘肃教育出版社,2002:259.
- [7] 静筠二禅师.祖堂集[M].孙昌武,衣川贤次,西口芳男,点校.北京:中华书局,2007.

责任编辑:凤文学